



藏書近臣傳目錄卷五十七

○古言

○呂頌

○張永業

趙高

曹節王甫侯覽張詠

程元振

○發存二

劉通

○高力士

石顯

魚朝恩

○馬存亮

李德裕

李德裕

仇士良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4 1959

藏書近臣傳目錄卷五十七

○宦官一

○呂強

○高力士

○馬存亮

○張承業

趙高

石顯

單超五侯

曹節王甫侯覽張讓

李輔國

程元振

魚朝恩

仇士良

○嬖幸二

鄧通

董賢

○方士三

○李少君等

野云琳

魚腹

方士文

曹曾王甫

李韓國

駱高

不願

早於正氣

○裴承業

○呂蒙

○高士

○馬谷亮

○宦官一

藏書近臣傳卷五十七

○宦官一

○正直中官呂強

呂強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再四。因上疏陳事曰：伏聞中常侍曹節等，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為蕃輔。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益，所以冒死陳愚忠者，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耳。臣又聞前



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喻以詔書令其極對邕承旨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致邕極罪室家遠徙老幼流離是令羣臣皆以邕爲戒不敢復盡忠言也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誣一身旣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臣謂宜更徵邕授任反頰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帝不聽時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綵

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倣驢價遂與馬齊又爲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強復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廡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願陛下詳思臣言書奏亦不省中平元年帝見黃巾賊起乃召問強所宜

施行強言宜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先赦諸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然中常侍趙忠夏暉等遂亦怨強入骨矣於是遂共搆強與黨人共訕議朝政數讀霍光廢昌邑王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召怒曰吾死亂至矣丈夫盡忠國家安能對獄吏遂自殺時宦者濟陰丁庸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並清謹退在里巷不爭威權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

奉公之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退還寺舍以自養

○小心內侍高力士

聖曆初嶺南討擊使上二回陶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強悟敕給事左右後少上累逐出中人高延福養以爲子因善武三思歲餘始入禁中玄宗在藩力士傾心歸附已平韋氏乃擢中給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寢多至力士則四方奏請皆令

先省後進小事卽專決雖洗沐未嘗出帝曰力士在
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慎矜楊國
忠安祿山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以
相扶助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盡呼力士
爲翁帝或不名力士而呼將軍始李林甫牛仙客知
帝憚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
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謂力士曰我不出長安且十
年海內無事朕將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
天子順動古制也且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

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糴不止則私藏竭又天下柄
不可假人威權旣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
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及帝幸蜀力士從帝進齊國公
肅宗卽位靈武帝聞而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
德不忘孝也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
南漢北盡爲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
敢聞命後從玄宗還京玄宗徙西內居十日爲李輔
國所譖肅宗信之除籍長流巫州巫州地多薺而不
食力士因感而詠曰兩京秤斤賣五谿無人採夷夏

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實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嘔血而卒年七十九初太子瑛既廢武惠妃方寵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欲立之而未決居常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豈膳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奴揣我意何為力士曰豈以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者帝曰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以邀賞帝嘗曰朕春秋高矣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自暇逸乎力士對曰臣間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

強臣恐禍成不可禁遏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乎帝不荅明年而祿山反
○忠謹中官馬存亮嚴遵美

馬存亮元和時累擢知內侍省事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上者蘇玄明謀為變帝大驚遽幸左軍存亮出迎捧帝足涕泣自負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率騎兵討賊射韶及玄明殺之賜存亮實封戶二百存亮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

監淮南軍太和中致仕封岐國公卒存亮遠事德宗更六朝資性畏慎始去禁衛衆皆感泣唐世中官以忠謹稱者唯存亮及西門李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寔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宮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忠節中官張承業

張承業，禧宗時宦者也。昭宗爲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先遣承業使晉，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李克用憐承業匿之斛律寺，及晉王病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莊宗，兄事承業，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凡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多承業之功。莊宗歲時自魏歸省，須錢蒲博，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以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

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和哥繼岌小字也承業謝曰
國家之錢臣不得私莊宗語侵承業承業怒曰臣老
敕使豈爲子孫計耶惜此庫錢欲佐王成霸業爾王
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
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
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
死不愧於先王矣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懼乃酌
兩卮謝承業曰吾以杯酒之失得罪太后願公飲此
爲吾分過承業不甯飲莊宗入太后使人謝承業明

曰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年莊
宗已許諸將卽皇帝位矣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
肩輿而至見莊宗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
欲雪家國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也今元兇未滅而遽
以尊名自居豈王父子初心哉且梁唐晉之仇賊今
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子
孫而立之使唐之子孫有在者乎夫孰敢當此使其
無則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
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

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

○狼賊奄豎趙高

趙高奄人也始皇巡游至沙丘道病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蔡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而始皇崩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

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死行遂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爲皇帝趙高爲郎中令二世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恐諸公子欲與我爭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大臣皆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可因此時按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

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而六公子一時戮死於社公子將閭兄弟三人囚於內宮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用法益刻於是戍卒陳勝等皆起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卽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使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劫進諫三世下去疾斯劫吏案罪去疾劫自

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八月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高前數言關中盜無能爲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而前章邯等軍數却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聽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

心不樂，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_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勿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勿許。曰：

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

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夷高三族，以狗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降沛公。至項籍殺之。

○固寵宦侍石顯

石顯字君房，與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漢初諸侍中皆用士人，自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代士人出入命令。至宣帝時，任中書宦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

書令。是時元帝被病，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廷，自初元中，譖殺前將軍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廢錮不用。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臯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臯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他事論建，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

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遂，請間言事。上聞遂言顯顛權，大怒，罷遂歸。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宮以為三公。」上曰：「善。」乃廢不用。顯內自知擅權專柄，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

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言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顛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惟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怜之。數勞勉顯，加厚賞。顯聞眾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

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時明經著節士瑯琊貢禹為諫議大夫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實未嘗妬譖望之也元帝崩成帝即位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歿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謹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恃恩宦官單超等五侯

桓帝初超與徐璜貝瑗為中常侍左悺唐衡為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威威振天下冀自殺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行鳩毒帝通畏日久會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衡對曰單超左悺徐璜貝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專國逼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何如超等對曰奸賊當誅久矣但恐陛下中復狐疑耳帝曰奸臣脅國當

伏其罪有何疑乎帝於是遂與下定議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愴衡遷中常侍封超等爲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及超病卒賜東園秘器其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暲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暲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收拷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璜訴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於是五侯宗族賓客滋爲貪虐殆遍天下矣民不堪命始起而爲寇賊八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愴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愴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貶爲都鄉侯卒於家

○結恨宦侍曹節王甫

曹節桓帝時遷中常侍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卽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十七人共矯

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熹平
元年竇太后崩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
城南市舍數日節等欲別葬太后詔公卿大會朝堂
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
自隨謂妻子曰若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
時議者數百人各瞻望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
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皇家毋臨天下宜配先
帝無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
皇太后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心援立聖

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
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
下之望李咸曰臣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
皆從球議曹節王甫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
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享今竇氏罪深不得
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
懷安思閭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
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
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

好公卿

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
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
從之未幾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
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尸祿無有忠言者
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誹書言直不宵急
捕猛坐左轉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熲以他事奏猛
抵罪而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所在貪
暴百姓不堪矣甫養子言爲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
磔尸車上隨其罪且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

其骨周徧一郡乃止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
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旣而球果遷司隸甫
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時甫休沐
里舍頗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熲及中
常侍淳于登袁赦封勗等罪惡悉收甫熲等下洛陽
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
備極萌嘗先爲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旣當伏誅亦以
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乃
欲論先後求假借耶筆朴交至父子悉歿杖下熲自

殺乃僵磔南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南盡沒
入其財產妻子皆徙北球何說既誅南欲以次表曹節等
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
曹節見磔南尸道次慨然收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
宜使大舐其汁乎即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
忍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帝乃徙球為衛
尉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球被召急因求見帝
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誅王南
段熲蓋狐狸下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

豺狼鳴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
詔邪乃拜受命于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球下獄
次而節領尚書令光和四年乃卒

○報怨奄人侯覽

侯覽桓帝初為中常侍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
高鄉侯建寧二年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
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侵奪人宅三百餘所田百
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
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

女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竟不得上儉遂破覽家宅籍沒貲財具言其罪覽亦遂誣儉為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卓吾曰黨錮之禍起於張儉一人諸賢盡夷宗社遂傾而儉獨存顏何厚也

○固寵宦侍張讓趙忠

靈帝時張讓趙忠並遷中常侍曹節歿後忠領大長秋與議及段珪等十二人皆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

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郡中張鈞上書言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賊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於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諂事發覺受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嘗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

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歛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不之官者，皆迫遣之。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有、假、德、行者半之。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復藏寄小費。

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及上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誅中官，謀泄，讓忠等，因其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侍功奄豎李輔國

李輔國年四十，以閹奴事高力士，後得侍東宮。與陳玄禮等謀誅楊國忠，勸太子分玄宗麾下兵趨朔方，以圖興復。太子遂即帝位，及還京，拜殿中監，封成國

公輔國遂專掌禁兵權在左右矣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宮有長慶樓樓南俯大道父老過者皆拜舞然後去輔國言於上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帝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其如羣小何陛下為天下主當為社稷大計且興慶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異上不聽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帝泣不應輔國懼會帝屬疾即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太上皇至睿武門忽見

好貨

射生官五百遮道不得前太上皇馬驚幾墜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隘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為者叱使下馬輔國失轡而呼曰翁不鮮事乃斬一從者以徇力士向前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可各納刀呼萬歲將士皆各納刀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以行輔國乃與力士共執轡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數十皆廼老不堪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為兵死鬼矣自是怏怏不豫至棄天下

云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既得志乃求為
宰相寶應元年肅宗寢疾先是張后與輔國表裏顓
權至晚復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于輔國上疾篤
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制勅皆從之出今主
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
曰好貨二人皆陛下勲舊今不請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
堪也太子出后更召越王係謀之元振知之密告輔
國輔國即伏兵凌霄門捕越王等囚之而殺后代宗
立輔國等以有定策功愈跋扈難制至謂帝曰大家

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
握兵因尊為尚父事無大小皆關白輔國羣臣出入
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未幾程元振欲奪之權請
上漸加禁制乃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為閑廐
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
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輔國始惘然
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陸郡王仍為司空尚父朝朔
望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能平
既嗣位不欲顯誅遣人夜刺殺之

此何舉動

近世傳
卷五十一
○恃功奄豎程元振

程元振少以宦官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奸，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代宗立，元振封保定縣侯，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名在輔國之右，軍中呼爲十郎焉。宰臣裴冕與元振忤，乃發小吏贓私，貶冕施州來填，初在襄陽，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爲相，元振請瑱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流播州，賜死。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搆，自殺。元振又惡李光弼，數媒蝎

以疑之，故方帥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黨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至者，虜扣便橋，帝倉惶出走，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閭閻，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闕，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

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皆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帝還京，元振自三原衣婦人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銓家，欲圖不軌。御史劾，案長流灤州。景銓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歿。

○恃恩宦豎魚朝恩

至德初，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東走，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之功，朝恩媚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讚。肅宗雖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畱京師。故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子儀王室再安。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

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邪今屯兵足以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為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怙貴誕辭每折愧坐人欲出其上時元載為相雖強辯亦拱默聽之唯禮部郎中相里造往返不屈朝恩謀將易執政會百官于都堂言宰相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饋運困竭天子默不安席宰相宜須退避賢路坐皆失色獨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谷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由為且軍拏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自足

而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繼也百司無稍食皆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耶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朝恩執易升坐百官咸在朝恩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而未發會朝恩有養子令徽者尚幼為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朝恩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荅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矣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帝以故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

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
陝而皓爲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爲帝知帝
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
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
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
翔陽重其權寔內溫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郿與
京兆以鄠盩厔及鳳翔之寶雞與抱玉而以興平武
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封殖
不知爲虞也載留溫京師未卽遣約與皓共誅朝恩

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會寒食宴禁中朝
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以見之朝
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尚悖傲強辯皓與左右擒而
縊殺之卓吾曰元載亦有權術可用然代宗初失國
倚恃魚朝恩實得朝恩力而卒受制於朝恩及用元
載力誅魚朝恩實得元載力而卒受制於元載然則
爲人主者亦難矣不用不得用之又不得是以雖郭
令公心事如青天白日人主難遽信也而况如今公
者古今天下又最希鮮者乎吁非大聖人安能當九

五之位與

○悖逆奄豎仇士良

仇士良憲宗時數任內外五坊使按鷹畿內至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有隙故擢良為左神策軍中尉已而訓謀悉誅中官士良知之乃與右中尉魚弘志挾帝還宮相臣王涯舒元輿等就縛士良乃脅令自陳反狀以示于朝因縱兵捕殺無輕重皆死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

用不著

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去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使之含憤九泉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為陛下腹心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言臣所陳係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祿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逆自是文宗

鬱鬱不樂兩軍毬獵晏會絕矣開成四年帝苦風痺
少間召直學士周墀問曰據爾所况朕何如主墀再
拜曰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者謂與周赧漢獻
孰愈耳赧獻受制疆臣今朕受制家奴由此觀之不
如遠矣因泣下墀亦伏地而泣始樞密使劉弘逸薛
季稜宰相李瑋楊嗣復以帝有疾不朝謀奉太子監
國士良與弘志卽矯詔立潁王爲太弟武宗已立士
良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俄而瑋嗣復罷去弘逸季
稜誅外賴武宗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

好貨

又、好貨

示尊卑會昌三年士良罷爲內侍監知省事請老而
卒士良之去也中人舉送還第士良謝曰諸君善事
天子能聽老夫一語乎天子不可令閒暇閒暇必觀
書接見儒臣納諫諍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幸薄矣
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蕩
上心使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而後權柄在我
也以故士良擅專二十餘年殺二王一妃四宰相竟
保首領以死云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其謀誅
已屢欲廢帝是日崔慎由爲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

中使名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謂慎由曰上不
豫已久自卽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
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
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敢與覆
族事耶士良等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
士良等歷階而上數帝過失帝俛首旣而士良指帝
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
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
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唐宣宗八年名翰林

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
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宣宗閉
目搔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
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
識者與之謀宣宗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白衣黃
衣綠至衣緋皆知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宣宗
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密奏曰但有罪勿赦
有缺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
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然昭宗時悉以軍國

事委崔胤時胤與中書舍人韓偓妙人定計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胤又欲盡除諸宦官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昭宗獨名偓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而撫諭其餘則人人自安矣臣謂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至言。至言。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不可用也此機生則彼機應所謂理之系而焚之也昭宗深以為然已而偓為全忠所惡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

矣。天祐二年復名為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擊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又按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為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為妃既為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為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夔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

權今古所無然亦因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官彌留之際宰輔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可禁止也

○孽幸二

○孽幸鄧通

通蜀郡人以濯船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窠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窠夢中所見也名問其姓名姓鄧名通登猶登也文帝甚悅尊幸之日異通亦厚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時聞如通家戲然通無他技能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歟上曰能富

通者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餓死鄧氏錢布天下矣文帝嘗病癰通嘗為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平通曰宜莫若太子可○人○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癰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繇是何說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餓成矣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年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於人家

嗟夫景帝視父如冤仇雖與以天下如應得物也然則世曷嘗有父子之親哉徒有勢利耳矣

○董賢

賢雲陽人哀帝立賢以太子舍人為郎賢傳漏在殿下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常與上臥起嘗書寢偏籍上輿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輿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

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寫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名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且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

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營義陵苑內爲便房剛栢題奏外爲微道周垣數里門闕采蔥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乃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夫躬宜陵侯寵方陽侯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卽位祖母傳太后母丁太

后皆在兩家先貴傳大后從弟喜及上舅丁明皆相
繼爲大司馬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
寤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以賢代明
爲大司馬衛將軍册曰朕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
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
雖爲三公常給事中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
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傳之右矣初丞相
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
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

寵賢聞賢當來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
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
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
爲諫大夫常侍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
譚子去疾得幸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
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闕爲中常侍闕妻父
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
慕之欲與結婚姻闕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
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闕曰董公爲大司馬册文

言允執厥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閔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悅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閔兄弟皆在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爲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悅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宮女矣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

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太司馬賢引見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乃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謁者即闕下冊免賢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成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臯惡暴著自殺伏辜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

鹿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二萬萬賢既見發羸診
此王莽所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
生友交情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他辜擊殺詡
 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闔王
 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曰武
 王克殷表商容之間闔修書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
 其頭首今以闔子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方士三

○方士李少君少翁謬忌樂大公孫卿

武帝時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
 君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
 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
 君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
 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
 父行識其處一坐皆驚上有故銅器少君曰此器齊
 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宮中

盡駭以少君爲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灰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歿天子以爲化去不灰而使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焉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

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音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夜然後入因張

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獨心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後三年有司言今上帝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安於澤中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祭陽而還過維陽是時天子始巡郡縣寢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

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灰之藥可得仙人可致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灰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以二千戶封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車馬帷帳器物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賚金十萬斤更名

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汾陰巫錦爲民祠魏雕后土營旁見地如鉤

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天子使使驗問無奸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因嬖人奏上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羣臣後官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已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

如脫屣耳乃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一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曰民間祠尚

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或曰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上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笙篴瑟自此起其來冬乃遂北巡朔方還祭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灰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上自得寶鼎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灰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天子旣聞公孫卿及方士

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旣已不能辨明封禪事於是上盡罷諸儒不用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公孫卿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

忽不見上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
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人以
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
不經難施行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明日
下陰道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
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
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
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
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公孫

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
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宐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
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柱觀甘泉則作益壽延壽觀
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
將招來神仙之屬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
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
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其後十三歲而還徧於五嶽
四瀆而方士之後祠神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公孫
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鮮無其效天子益怠

厭方士之怪迂語然終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者曹植
作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
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卻儉始能行氣道引慈曉房中
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
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衆行妖隱以惑民豈欲
觀神仙於瀛州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
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
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吏
員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轍難得而佩終
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却儉絕穀百
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
死而儉乃如是左慈善修房內之術然自非有志至
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其歸
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
復爲徐市樂大之徒也

真為斜市樂大夫之聲也

文然故賴德實國有外言若豐秦故皇戴海帝限
封莫論子時廿餘年者而首少容自清洲士與共體
及而劍以收是法慈善為其肉之術然自非本志至
日與與之寡識行步時自若也夫入不食之計也
不姓其氣魂之言出非常之氣也

藏書外臣傳目錄卷五十八

○外臣時隱門

○梅福

○逢萌王君公等

○周黨等

周燮馮良

韓康

范冉

漢濱父老

陳留父老

魏桓

美岐

申屠蟠

共憲

戴良

袁閔

郭泰

徐穉

管寧

王烈

夏馥

別見

○龐德公司馬德操

張旉

焦光

○李士謙崔廓

張文詡

元德秀

鄭遨等

陸女翁

蘇雲卿

藏書外臣傳卷五十八

○時隱

○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殺梁春
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
言變事求假輅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
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災異數見福復
上書諫成帝久止繼嗣福又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大是
之世以為殷後先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

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是以上承其王者之始祖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極是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孔子曰丘殷人也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是梅福復言之綏和元年乃立二王後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福居家以讀書養性為事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有力

量人大不安靜人但抽身早爾

○逢萌徐房李子雲王君公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哭于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後詔書徵萌託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也今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

濟時卽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
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遠道
以去唯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時人謂之論曰
避世墻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爲數言
事不用乃自汗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僧牛口無二價
也。

○周黨譚賢殷謨王霸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王莽時託疾杜門自後賊
暴從橫殘滅郡縣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

郎黨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乃着短布單衣穀皮
綃頭待見尚書及引見黨佯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
博士范升奏毀黨天子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
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
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四匹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
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建武中徵並不到王霸字
儒仲亦廣武人王莽篡位弃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
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

○周燮馮良

周燮字彥祖汝南人燮生而欽願折頰醜狀駭人其
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
者乃此兒也十歲就學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修
似卓老賀問之好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
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
陽馮良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
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旣
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獨顯然不遠父母之
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

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良字君郎年三十爲尉從佐
奉檄迎督郵卽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
衣冠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見
草中有敗車歿馬腐朽衣裳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
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韓康

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者
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
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本欲避名今小

女子皆知有我矣。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康因道逃遁。卒以壽終。

○范冉

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黃人。年十八到南陽。受業樊英。

又遊三輔。就馬融。冉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桓帝時。以冉為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議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有時絕粒。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臨命遺令。敕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

時歿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歛歛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歛畢便穿穿畢便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漢濱父老

漢濱父老不知何許人也延禧中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輟觀之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使人問之老父不荅溫乃下車自與之言老父曰我野人也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

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民無觀焉子又何故欲人之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雷父老

桓帝時黨錮事起守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日亂陷害忠良將性命之不免矣因相抱而泣有陳雷老父趨而過之太息

言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一人欲與之語不得而去

○魏桓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行生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姜岐

姜岐字子平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喬玄為上邽太守召岐岐稱病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殺之益不可玄怒搃益益得杖諫曰岐少修孝義棲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故敢以死爭也玄乃止岐隱居以畜蜂豕為事從學者滿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百姓就而居者數千家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不進酒肉

者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廬於冢側致甘露白
 雉之異同郡族氏女玉為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
 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
 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
 不遭明時尚當旌表况在清聽不加哀憐乎配善其
 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
 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邕辭讓
 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
 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道不為燥濕輕重不

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者也後
 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
 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
 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
 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
 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
 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
 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
 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

爾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三年。滂等果懼黨錮。或或或刑。唯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

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以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謂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暑。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爽

玄及穎川韓融陳紀等並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
及爽融紀等復徵唯蟠不到居無幾爽等爲卓所勝
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
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
家

范曄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
與其遐棲豈若蒙穢悽悽碩人陵阿窮邊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穎川

荀淑遇憲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
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道
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
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
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
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
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
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
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郭林宗少游

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干頃陂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戴良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少誕節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母及母卒良與兄伯鸞同居廬兄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

苟不佚何禮之論良既才高而論議尚奇多駭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無與爲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不到州郡迫之乃遜入江夏山中以壽終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踈裳布被竹筍木屐隨時嫁遣不稱費也五女皆能遵其訓亦有隱者之風焉

○袁閔

袁閔字夏甫少厲操行徵聘舉召皆不應從父逢隗

並貴盛數饋之皆不受閔見時方險亂對其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竟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山林以母老乃築土室四周於廷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者皆得全免閔遂卒於土室勅其子勿設殯棺

但着禪衫䟽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
輟爲藏

○郭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幼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乃游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或勸之仕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地理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性明知人好獎訓

士類容貌魁偉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
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林宗雖
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
建寧元年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慟哭之於野
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
屋明年卒年四十八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
志者共刻石立碑碑文蔡邕所製也邕嘗謂涿郡盧
植曰吾爲碑銘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耳左原爲
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曰

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聖卒爲齊
之忠臣魏之名賢慎勿恚恨也茅容陳留人時與等
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林宗行見之
遂請寓宿旦日殺雞林宗謂爲已設旣而已爲母共
而以草蔬飯客林宗起而拜曰卿賢哉宜勤於學孟
敏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林宗問之對曰甌
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亦勸令遊學庾乘少給
事縣廷林宗見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
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雙問由是學中

以下坐爲貴濟陰黃允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
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
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
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婦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長辭
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於是大集賓客婦中坐攘袂
數允隱惡十五事遂登車去允以此遂廢又識張孝
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
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郝禮真
等六十人皆成名於世

○徐穉

徐穉字孺子南昌人時陳蕃爲太守蕃在郡不接賓
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延禧二年蕃爲尚書
令與僕射胡廣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
政之所由也伏見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
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若使擢登二事協亮天
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徵
之並不至因問蕃曰徐穉袁閎韋著孰爲先後蕃對
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日久著長於三輔禮義之

鄉皆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者若徐穉生長江南而角立傑出尤所難也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穉負糧徒步往吊之設雞酒祭哭畢遂去郭林宗疑之乃選能言生茅容追及與之設飯穉臨去乃言曰爲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亦往吊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衆恠之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何德以堪之

○管寧

此人大用得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身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俱游學於異國而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等俱至遼東度虛館以待寧等寧乃廬于山谷之間時避難者多居郡南寧獨居北示無還意也隣人有牛暴寧田寧爲牽牛着涼處自與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寧所居屯落皆會井而汲男女混雜每至爭汲鬪鬪寧多買汲器分置井傍而先汲水以待來者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寧乃各相悔責不復鬪訟

矣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篤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
不篡位徵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至南
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子康及孫恭前後資遺
皆受不讓至是日寧盡封還之卒年八十四初寧妻
先卒知故勸寧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
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乎

○王烈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
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

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後有老父遺劍
于路有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
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
質之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
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與
管寧邴原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
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
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于
遼東年七十八

外日傳 卷五十一
○龐德公司馬徽

二人俱大用得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隴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不冝官祿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後

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尤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

○張璠

張璠少游太學學兼内外袁紹前後辟命皆不應移

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亦不就徙遁常山
遷居任縣曹操辟之又不肯詣正始初戴鶩之鳥巢
墜門陰墜告人曰戴鶩陽鳥而巢門陰此凶兆也乃
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卒年一百五歲

○焦光 字孝然

焦光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絕口不言及魏
篡位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
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
過視又不語其後野火燒其廬光遂露寢冬雪大至
光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後百歲餘乃卒

○李士謙崔廓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隋有
天下畢志不仕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
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券曰
債了矣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不受或謂之
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
爲皆子所知何謂陰德嘗有客不信報應之說士謙
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非報應之最著者乎崔

鄭安平人少孤貧屢爲鄉族所屈辱逃入山中不應
辟命亦與士謙爲忘年之友故時稱崔李焉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博覽文籍仁壽末州郡頻舉皆不應
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嗟修名之不立以如意
擊几而歌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
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旣擢第母亡遂不娶以兄之子

爲嗣兄子方在襁褓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
漣流能食乃止家苦貧出爲魯山令玄宗在東都酺
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
太守輦優妓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環譎光麗德秀
惟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薦于薦者德秀所爲歌也帝
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乃黜河內太守而德秀
於是知名然非其好也歲餘駕柴車去隱陸渾山中
不爲墻垣扃鑰家無僕妾日或不爨唯飲酒彈琴以
自娛而已房瑄見而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

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猶幸識元紫芝也

○鄭遨李道殷羅隱之

鄭遨白馬人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俱隱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後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遨種田隱之賣藥道殷有釣魚術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唐明宗時以左拾遺召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皆不起

○南安翁

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翁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時人稱曰南安翁竟不知其名誰也翁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視之皆經子陳忽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少焉二子歸捨鉏揖客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畱城中翌日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入城何爲到此曰吾以急

事問之乃大兒於關外鬻果失稅爲關吏所拘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此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身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守詢誥勅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卽延翁上坐禮謝之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待隣曲甚有恩禮以故無良賤老穉皆愛敬之稱之曰蘇翁焉身長七尺美須髯無疾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樹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夜織屨堅韌過革舄人爭買之是以薪米不乏旣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

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迹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園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銚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帛寘几上力請與之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伺則扃戶閤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齊家具政始而餘已發矣

士商以賦畫射或同限高以闕為其闕人限書都不

出書函金帛真小人上以請與之共輝雲帳殺以請障

斯奇二容味而言曰聚公今其等姪公共密大業因

曰今餘在廷為公者以此事余曰此恐非餘未野了

于朕小人野首餘而不知因問要家之官二容

藏書外臣傳身隱門目錄卷五十九

莊周列禦寇

○四皓

嚴遵

鄭樸

向長禽慶

○野王二老

嚴光

井丹

閔仲叔荀恁

○梁鴻高恢

高鳳

臺佟

矯慎馬瑤

○樊英

周勰

淳真

寒貧子

翟莊

孫登

○皇甫謐

○揚王孫附

陶潛

陶弘景

宗測

馬融

阮孝緒

陸倕

李謐

孔淳之

翟法賜

臧榮緒

朱桃椎

孫思邈

武攸緒

崔觀

陸龜蒙

司空圖

○陳搏

邵雍 別見

魏野

林逋

張壘

○順昌山人與梁惠王齊

劉因

藏書外臣傳身隱門目錄卷五十九

藏書外臣傳卷五十九

○身隱

○莊周

○附列禦寇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六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箠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

夕目傳 卷五十九
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
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
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
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
乎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
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列禦寇鄭人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林老商氏
友伯高子隱居鄭圃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于世劉
向曰列子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

帝老子號曰道家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
于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於莊
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珠
苑上

○四皓

四皓者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里
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不
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作歌曰莫莫
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

夕月集 卷五十九
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良人不如貧賤之
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不仕秦亦不仕漢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常賣卜於成都日得百錢以自給
十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少從之遊屢稱
其德蜀有富人羅冲者問之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
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也非不足
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
萬金子無儋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

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以卜爲業
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
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君平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
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修道靜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
王鳳以禮聘之不至楊雄盛稱其德曰谷口子真躬
耕巖心之下而名振京師

○長禽慶 不事莽

向長丁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嘗讀
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
但未知歿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
事勿相關白當如我歿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
禽慶子夏俱遊五嶽名山莫知所終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
中擾亂光武送鄧禹西征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
老舉手西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大王

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
謬邪昔湯卽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卽紂於
牧野而大城於邲邲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
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
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嚴光

嚴光字子陵餘姚人也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卽位乃
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
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乃備安車

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族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因謂光曰：「聞先生至，欲卽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荅，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上。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復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女邪？」於是升輿，嘆息而去。

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對曰：「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去耕釣於富春山。故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于家。帝傷悼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矜高，未嘗

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好賓客更遣使要丹皆不能致信陽侯陰就者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而至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一坐皆失色就不得已令去輦丹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閔仲叔荀恁

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投劾而去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知敕吏常給焉仲叔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亦修清節資財千萬悉散與九族

隱居山澤王莽末匈奴寇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
荀氏間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
將軍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
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
可得_○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月餘罷
歸卒于家

○梁鴻高恢

梁鴻字伯鸞扶風人受業太學學畢乃牧豕於上林
苑中誤失火延及宅舍鴻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

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
爲執勤不懈鄰家者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
而稱鴻長者於是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旣歸鄉里
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
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九○古○可○至年三十父母問
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
布衣麻縷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
日而鴻不答妻跪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
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

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鴻
 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
 更為椎髻着布衣奇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直梁鴻妻
 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
 夫子欲隱居避世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
 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
 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
 覽帝京兮噫官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

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鴻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
 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云云
 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
 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
 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
 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
 子于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
 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
 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

山豆知鴻真

子隱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嬰嬰兮友
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
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家以農畝爲業而鳳專精
誦讀書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
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覺
故其後遂爲名儒焉敎授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者
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巳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

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
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
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不仕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于武安山鑿穴爲居採
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使從事致謁佟
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
奈何佟曰佟幸得保全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
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終不見

○矯慎馬瑤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
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
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稱然皆推慎先之年七十
竟不娶後忽歸家自言歿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
於敦煌者慎同郡馬瑤亦隱於沂山以免冒爲事所
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樊英

樊英字季齊魯陽人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
經又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
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
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
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河漱之乃令記其日時
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
大雨火遂得滅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
公車賜策書徵英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
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
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

之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爲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德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弗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石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爲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此未可以病英也。」英旣善術，朝廷每有災

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如是，年七十餘卒於家。」
樊英善藏其用

范曄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一也。樊英揚厚初徵，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是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

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
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未
或疎及其陶摶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其
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乎而或者忽
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誦課禮樂謂遠術賤斥
國華謂獨善以爲方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
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其
將與夷狄同乎

○周勰

周勰字巨勝光祿大夫舉之子而陳畱太守防之孫
也少以父任爲郎自免歸父故吏河南召夔爲郡將
卑身降禮以事勰勰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
舉孝廉復以疾辭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
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屈後舉賢良方正亦不應又
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隱處竄身杜絕人事門
巷生荆棘者十餘年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客游談
宴樂及秋而冀誅年終而勰卒蔡邕以爲知命云自
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性恬靜寡欲不交人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

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寒貧子

寒貧子建安初客三輔至十六年關中大亂乃南入漢中及漢中破隨衆還長安居窮巷小屋行乞以自給富貴人饋遺之皆不受因號曰寒貧子云

翟莊

翟莊潯陽人少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弋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

釣自物未能殫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鈞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葦門命徵並不就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受而去皆捨棄人與語不應古八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

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

○皇甫謐

○附楊王孫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猶不好學游揚無度或以

以所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
不入道何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成仁曾父烹
豕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
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於是
感激遂去就鄉人席坦受書居貧帶經而農博綜典
籍百家之言始有高尚之志專以著述爲務矣自號
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
卷或勸謚修名廣交者謚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

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
爭官執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曰或謂謚
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終窮
而不變也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
也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贍不過轉歿溝壑而已矣
謚荅之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所必全者形也所不
可犯者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在其爲得所欲
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乎弱
且病也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

憂又孰與富貴而擾神耗精者歟夫生爲人所不
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暗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
故一人死而人皆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人皆笑
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又何損益於死生也是以至
道不損至德不益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
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
居不華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全
矣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其寢食時人謂之書淫焉城
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或勸謚餞之謚曰

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菹菜今作
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所安也時
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武帝
頻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辭切言至遂
見聽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
一車書與之謚初服寒食散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
嘗悲志叩刃欲自殺濟陰太守文立表以命士有贄
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
不可與圖存信哉夫束帛交交易之明義玄纁之贄

不問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
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
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君六文王之於太公或身
卽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農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
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况命士乎政之失賢於此乎
在矣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爲
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歿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
不可逃遁人之歿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
天奇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於地是以神不存體

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
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歿
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
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
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
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歿
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終非
卽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是招
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

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將金環，或捫臆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矣。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吾本欲露形入院，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槨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遽蔭裹尸，置尸牀上，舉床就院，去床下尺，便以親土。上與地平，還其故草，無種樹木，無居墓次。

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誠。歿誓難違，卒無改焉。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

反吾真必止易吾意歿則爲布囊盛之尸入地七尺
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
廢父命欲從之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
與王孫書曰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歿者無知則已
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謂爲王孫不
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
必區區獨守所聞乎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
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
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歿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

財單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
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歿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
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
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
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
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
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
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肢體絡束口含玉石欲
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

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
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歿故聖王生，易
尚歿易葬也。不加功於無用，不損財於無謂，今費財
厚葬，畱歸，鬲至歿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
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贏葬。

○晉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
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
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

也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故因以爲號焉。閒靜少
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
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
盡。期在必醉，環堵蕭然，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
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
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年四十，復謂親朋曰：聊欲絃歌
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縣有
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家人固請種

杭乃以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杭久之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卒賦歸去來辭解印綬去在縣僅八十日杭既不熟秫亦不收也後徵著作郎不就元熙中刺史王弘臨江州嘗詣潛潛稱疾不見因語人曰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閒而已初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弘後知潛當往廬山遣其故人龐通之齋酒具先於半道要潛潛比遇便引酌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弘見潛履穿顧左右爲

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伸脚令度履弘復要潛至州問其所乘潛曰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乃令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言笑賞適不覺有異也初顏延之爲劉抑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臨去畱錢二萬潛悉令送至酒家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摘菊盈把忽弘使送酒至便就酌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可且去郡將常候之值潛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着其大致如此時周續之入廬

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此山潛又不應徵
命故時謂爲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請續之與學士
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此講禮加以雙管校所住公
廡近於馬隊潛賦詩曰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
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蓋訊之也潛氣豪一世而沉
潛不露其妻翟氏亦安勤苦與之同志嘗於夏月高
臥北窓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但畜無
絃素琴每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
上聲以宋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亦

未爲深知先生也時廬山釋慧遠結社東林秘書丞
謝靈運於山後鑿二池植白蓮呼曰蓮社潛與慧遠
素爲方外交而不與蓮社之列一日過慧遠甫及寺
聞鍾聲不覺顰容遽命返駕故法眼禪師晚參示衆
云今夜聞鍾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迴
去此法眼特爲陶公揄揚也慧遠持戒精嚴送客遠
者不過虎溪一日偕潛及簡寂觀主陸修靜不覺過
虎溪數百步乃相與大笑而別好事者遂作三笑圖
以紀之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

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干青
去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
其能如是乎？蘇軾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
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
足道。黃庭堅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
語俗。此度信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
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
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

一壑者共之耳。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
趙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
之耶？此知潛矣。抑未謂深知潛也。耶當喚如潛者辨
之。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弘景母郝氏夢兩
天人手執香爐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永建三年戊
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
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

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
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額聳耳耳
中各有七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
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棋工
草隸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
在朱門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
取正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
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勅所在月給茯苓五斤
三密二升以供服餌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

此山下第八洞天名金陵華陽之洞周回一百五十
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
乃中山之館也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卽以隱
居代名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旣輕捷性愛山水每
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
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
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阻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
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
緣勢使之然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已處其上弟子居

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
唯聽吹笙而已性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
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好著述尚
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
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又嘗造渾
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
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天官書也用是深慕
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
及梁武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

子進之武帝旣早與之游卽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
絕弘景旣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
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
之體輕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使造年歷至己巳
歲特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
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
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
此人欲斃曳尾之龜矣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諮
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

居積金東澗自隱處四十年許年逾八十而有壯容
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修
本草遇神仙桓闔謂曰君之陰功極著以所修本草
用虫水蛭蠶爲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
後方得解形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
伸如常香氣累日氛氲滿山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
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
市任誕散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大
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
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娶無
子所著共秘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
之

○宗測

宗測字敬微宋徵士炳之孫也少靜退不樂人間嘗
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
惑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
量■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又復何求
平生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

○馬樞

馬樞扶風人也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周易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道俗聽者二千人尋遇疾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三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杜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乃隱于茅山日精洞黃能視閭中物有白燕

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

十年

○阮孝緒

阮孝緒尉氏人自幼沉靜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罕見其面天監中屢薦召不出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於天監末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

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
栖心塵表爲下篇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
其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鄱陽忠烈王妃孝
緒姊也王嘗欲就見孝緒鑿垣而逃曰我本不應爲
王侯姻戚

○睦夸

睦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好飲酒與崔浩相友善浩
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浩乃投詔書與夸夸
不肯受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乎桃

簡浩小名也及浩誅夸爲素服經時乃止歎曰崔公
旣歿誰能更容睦夸遂作朋友篇

○李謐

李謐趙郡人也年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鄉黨
皆以神童稱年十八受業於博士孔璠每曰丈夫擁
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幃杜門却掃棄產
營書手自刪削公府辟召皆不就時黃門侍郎甄琛
內贊近機有親識求官者琛荅之曰諸君獨不見趙
郡李謐乎耽學守道不悶於時君等何爲輕自媒衒

又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師事之今李先生在適何不往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謚以此負國耳

○孔淳之

孔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肯往使謂之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元嘉初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

○翟法賜

翟法賜潯陽柴桑人也構屋於廬山以獸皮結草爲衣雖鄉族親黨亦罕接見州奉詔徵爲著作佐郎逃避不就太守鄧文子上表謂若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必獲恐致顛隕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

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爲揚州王簿。不就。自號被褐先生。

○朱桃椎

朱桃椎，成都人也。結廬山中。夏則裸，冬緝木皮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緝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屨也。」以米茗易之。置其處，乃取屨去。日以爲常。終不與人接。其爲屨用苦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易之。高士廉爲長史，請見與語，瞪視不荅。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嘗居總管，獨孤信見其少，思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肯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精。盧照隣等皆事之。照隣有惡疾，感而問之，思邈委曲詳言，皆可聽。初魏

徵等修齊梁周隋等王家史，屢咨所遺，故其傳最詳。永寧初卒，年百餘歲。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後先顯，侑晚貴，佺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台革命，封安

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盤桓龍門沙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癭栝塵尾，皆流積不御。市田潁陽，與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青，目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齎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攸緒苦祈還山，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卽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

緒至更冠帶伏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
 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親貴求謁寒溫外默無所言
 乃復聽還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
 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譙王
 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
 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縣逼遣士為
 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
 年卒

○崔覲

崔覲城固人老無子乃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為
 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
 嘯詠相視為娛文宗時詔以起居郎名辭疾不至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舉進士一不第遂棄去居松
 江南里多所論撰性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
 自判品第時乘舟設蓬席束書茶竈筆床釣具隨意
 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也少有俊才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所賞由是知名未幾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不忍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憲恩稽命點繫洛師於今十年方忝綸閣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

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圖以密邇卽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趨朝參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虞鄉市心态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璨所阻一謝而還梁篡位徵爲禮部尚書以老病辭卒年八十餘按梁室如敬翔李振杜曉楊等皆唐朝舊族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

其甚者贊成弒逆言之鳴邑唯圖清直避世終身不仕焉

○陳搏

陳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縣人也與老子同鄉里四五歲猶不能言一日戲渦水之濱有青衣媪召置懷中乳之始能言及長親喪先生曰吾將遊泰山之巔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歟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散其家業惟攜一石鐺而去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肆

上酒樓或宿野店或遊京國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爲手詔召先生至則長揖賜號清虛處士并賜宮女三人先生爲表謝上并有詩云雪爲肌體玉爲腮多謝君王送出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書奏付宮使即時遜去自言嘗遇鹿皮處士謂武當山九室岩可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凡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字遺丹詩五十首又作釣潭集萬餘字皆羅縷道妙包括至直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金

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爲萬物之所歸也吾其隱於西
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移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
闢荆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唐開元中有李琪者
隱於華陽與先生遊更相酬倡先生常閉門臥累月
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聞其無人惟
獸跡鳥聲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有遺骸生塵迫而
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州將以聞世宗召見禁
中月餘方起因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
當以政治爲念何留意於小道邪世宗不以爲忤拜

詠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生遣還山詔州縣長吏
常存問之宋太祖登極召不至興國初始赴召太宗
詔服華陽巾草履垂絲以賓禮見於延英殿賜坐延
問甚久時上方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興上不
樂及兵還不利先生乃乞歸四年復來始云河東可
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平并州上謂宰相宋琪
等曰搏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其年蓋百
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
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不知吐納養

生之理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教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屬和詩什問曰若昔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至否先生云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靜爲治卽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欲拜諫議大夫固辭乞歸上知其不可畱卽賜宴便殿詔宰臣三爲禁赴宴爲詩以寵其行仍賜龜鶴鞍馬束帛

又詔華陽刺史王祚時就存問其後再遣中使就山宣召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上又遣中使齎手詔茶藥等物賜之仍仰所屬太守縣令以安車軟輪異數迎先生先生乃爲表謝上曰丁寧溫詔盡一札之細書曲軫宸恩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躬增感臣明時閒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存四皓嘉遜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若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籜爲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陛貽笑聖

明願回天聽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忝前古數行丹
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獲飲舊
溪之水飽聆松下之風咏味日月之清笑傲雲霞之
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雖潛至道之根芽盡陶聖域
之水土敢祇瘖瘖俯順愚衷先生經史浩博尤精易
學鑒人察物辨別聖凡宋太祖太宗龍潛時與趙忠
獻公遊長安市先生與之同入酒肆公因坐右席先
生曰汝紫薇帝垣一小星爾敢據上次乎周世宗宋
太祖同行先生云城外有二天子氣陳康肅公堯咨

既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鬚髻意象軒傲目康
肅公連言曰南菴南菴語已經去康肅公深異之問
曰向者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康肅公惘然欲追之
先生笑曰已數千里矣康肅曰南菴何謂也先生曰
他日自知其後康肅轉漕閩中巡行墟里間聞田婦
呼其子曰汝去南菴趣汝父歸康肅大驚問南菴所
在視之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菴主人滅
祠其真身于此乃康肅公生辰也先生稀到人間或
遊華陰華陰令王睦聞先生來倒履門迎既坐先生

日子更一年有大災吾之此來有意救子子守官如是雖有患神理亦祐子乃出藥一粒睦起再拜受而眼之睦回都下馬驚墮汴水善沒者救之得不歿關中逸人呂洞賓有道術雖數百里頃刻輒到世以爲神仙常數至先生齋酬倡曾當春月於華山水邊石上閒步見壺公赤松子呂洞賓相繼至有地神獻果一盤酒一器飲酌半酣各賦詩一首先生曰春暖羣花半開逍遙石上徘徊曾垂玉勒金闕閒踏青山碧吾洞中睡來幾載流霞獨飲千杯逢人莫說人事笑

指白雲去來壺公曰壺中自有樓臺四季羣花競開閒時則飲瓊液醉後或臥青苔逍遙非關名利落魄不染塵埃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赤松子曰乍離南山竹齋因過舊隱天台洞中美酒纔熟路上羣花半開我骨非是凡骨君才亦是仙才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呂洞賓曰落魄直至此來曾經幾度花開悶便着錢沽酒恣意千杯萬杯閒遊八十三天醉上茅君醮臺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先生一日謂賈得昇曰今日有佳客至當速報少頃

一人衣短褐青巾叩門賈未及報其人倏爾遂去先生遽令追之一里餘復遇老人衣鹿皮者曰我神仙李八百也動則行八百里言竟亦失所在又晤老人鹿衣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李阮也先生曰吾其不可久留世矣端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我眉明年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卽草遺表其略云臣大數有期聖朝難戀已於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峰下張超谷中遣賈得昇并龜鶴鞍馬詣闕以進

上獨覽久之以龜鶴鞍馬復賜得昇仍賜紫服并賜號曰悟真又予錢五百萬俾營北極殿以終其志享年一百一十八歲得昇繼其觀事

河南節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爲樞密使討之有麻衣道者謂趙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氣守正安得久未幾城破先是守正子婦符彥卿女也相者謂貴不可言守正曰有婦如此吾可知也叛意乃決城破舉家自焚符氏坐堂上不動兵入叱之曰吾父與郭公有舊汝輩不可以無禮公乃命柴世宗納之後爲皇后

三天子氣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藝祖也

錢若水爲舉子時見先生先生曰明日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以火著畫灰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命老僧觀之僧云做不得做不得故不復畱老僧者麻衣道者也

一云搏唐長興中進士遊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蓋唐末時詩也常乘白

騾從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遂騾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葺唐雲臺觀居之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帝以其善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厮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真宗卽位先生已化因西祀汾陰幸雲臺觀謁其祠加禮焉搏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康節邵堯夫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此一枝傳於南方也又云希夷一日令洒

夕日傳 卷五十九
掃庭除曰當有佳客至。湏臾明逸作樵夫拜于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聲聞天下。明逸曰某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亦猶賤者不可爲貴。君相當爾。雖晦迹山林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果至六十歲卒。先是希夷爲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旣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稍後。世世當出明將。明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爲將帥。

有聲

○魏野

魏野陝州人。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從游。嘯詠終日。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白衣。以見。真宗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薦。野上言曰。麋鹿之性。頓纓則狂。豈能瞻對殿墀。仰奉清燕。上乃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復遣內侍存問。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後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乃下逋時時泛小艇遊西湖諸寺惟雷一童子應門客至童子延客縱鶴良久逋掉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至之驗云自爲墓於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仁宗嗟悼

賜諡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善行書喜爲詩既就藁隨輒棄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罷三司使爲州守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逋不娶無子

○張學

張學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親友強之仕乃調清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元佑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于是孫覺胡宗

愈范祖禹文章言曰學且歿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
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郎敕郡縣致禮敦請
竟不出學孝弟修于家忠信行于友聲名聞于人蹈
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恥
崇寧四年卒詔以學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謚曰正
素先生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
舍主人風裁甚整卽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

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問曰亂何自
起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仁宗朝人也自
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
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因生之夕父述夢神人馬
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旣覺而生乃名曰駟字夢
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
言甫弱冠才氣超邁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

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之書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末以因學行荐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迺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所

以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始爲知義矣今因生四十三年矣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崕岬卓絕之行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以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耳向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因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因卽時應命

後聞老母中風請還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因豈
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
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邪况加以不次之
寵處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
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病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
繼以疝瘡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
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瘡疾復作至七月初一
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偶念自歎旁無期
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一旦身危朝露必至累人遂

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塲僕病勢不退便當
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傷感由是病勢益
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命來至因初聞之
惶怖無地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
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趨是以即日拜受畱使者相
候病愈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寸效乃敢請使者
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執鋪馬聖旨待病稍退自
備氣力倍道急進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
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本非難

處之事故敢望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帝聞之亦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四月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因書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比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孔子周公之

後為往聖繼絕學為來王闢太平者邪論者以為知言因所著號丁亥集其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

劉伶

王績

李白

別見

侍心隱吏隱門目錄卷六十

管仲連 別見

阮籍

劉伶

王績

李白 別見

种放

以上皆心隱外臣

侯嬴 別見

張良

東方朔

楊雄 別見

胡廣

譙周

王浩

白居易

別見

鄭縻

馮道

以上皆吏隱外臣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

○心隱

○阮籍

附咸瞻孚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而喜怒不形，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而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為勝已。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昺請與相見，終日不開。

一、言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
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
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椽屬辟書始下而下
走爲首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
于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
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
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乞迴謬恩以光
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
濟大怒于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

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名爲叅軍籍因以
疾辭屏居鄉里歲饑爽誅故時人服其遠識焉司馬
懿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司馬師太
司馬從事中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
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爲常昭
初欲爲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奇不得言而止鍾
會數以時事問之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
從容言于昭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
卽拜籍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

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昭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
司言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
其失言昭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何也籍曰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
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
斛求爲步兵校尉會昭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
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
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
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睹既
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
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
數升毀脊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吊之籍散髮箕踞
醉而直視楷吊嘔畢便去或問楷凡吊者主哭客乃
爲禮籍既不哭君爲何哭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故不
崇禮典我俗中人宜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
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
弔籍作白眼喜不懼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

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言而
 司馬師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見與別或譏之籍
 曰禮豈為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鑪沽酒籍嘗
 請飲醉便臥其側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
 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淡○有時率意獨駕不由徑
 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曰
 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譏笑師兄弟也是以他日
 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因賦豪傑詩云景元四年冬
 辛年五十四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著達莊

論救無為之貴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
 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
 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
 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
 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
 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
 獨不見羣蟲之處禪中過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
 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檔自以為得繩
 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蟲處于禪中而不能

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蠲之處禪中乎？籍雖口
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所仇
司馬昭又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
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之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
得復爾。或又言籍不當爲卿，冲作勸晉王，戕然攷其
文，大槩謂褒德賞功，禮典之常，不必固讓而已。演義
論步兵勸進之文，醉不欲爲而強迫爲之，非楊雄甘
爲美新者比。是則然矣，而未盡也。咸字仲容，父熙，武
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太原郭

奕高爽，有識量，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咸妙
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
酣飲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瞻字千
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
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
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
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瞻素執無鬼論，忽有客通名
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良久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
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聖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

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太惡
歲餘病卒字遙集其母卽胡婢也嘗以金貂換酒
爲所司彈劾帝宥之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
政在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
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
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顓卒乃除廣州刺史假節未
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幾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

志常以宇宙爲狹有時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鋪
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于其
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
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音奇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
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而誓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
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
肉隗然復醉矣一日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
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奉其人笑而止平
生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

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局牖入荒
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夫席地縱意所如止
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
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
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甕
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翅藉糟無思無慮其樂
陶陶兀然而醉恍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
不覩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
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贏

之與蚺蛉

○王績仲長子光 附負苓者傳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也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
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知績
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有田十六
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
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徒與相近子光瘖
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
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

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畱或數日。高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時太樂署史焦葉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績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

居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又著五斗先生傳。烏刺史崔喜請與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杜之松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精粕，棄醇醪也。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還堂成列，講罷，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子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檐而息，曰：吾子何嘆？大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

夕臣傳 卷六十一
是六府五臟不能無受也。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繁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漢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舍嘆而嗟文王負其苓而行？

○种放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也。放沉默好學，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者日衆，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攜壺，沂長溪，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直至宵分不

喜浮圖氏嘗裂佛經以製帷帳多爲歌詩自稱退士
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名之其
母志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
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於是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
放轉居窮僻處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
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翰林學
士宋湜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誥王禹偁言其貧
不克葬詔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喪
四年兵部尚書張洎言放隱居三十年孝行

可勵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人復詔本府遣官詣山
以禮發遣赴闕齋裝錢五萬放辭不起明年齊賢出
守京兆復條陳請加旌賁卽遣官齋詔名赴闕賜帛
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
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
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卽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
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翼日表辭恩命上知
放舊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不聽其讓數日復名
見賜緡衣象簡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

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
日賜食學士院自是屢得名對六年春再表暫歸故
山詔許之將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
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圖其林
泉居處以獻優詔趣其入覲放以疾未平爲請景德
元年十月來朝言歸山久請計月不受俸詔特給之
上曰放體格高古聞其歸私居終日默坐一室山水
之樂亦天性也每所詢問皆據經以對頗多裨益朕
優待之益以激浮競耳二年擢爲右諫議大夫表乞

嵩少養疾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名對資政殿曲宴學
士院是冬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復
名宴賜詩放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焉十
月復至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
事中二年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卽席
賦詩製序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佇日無復醉山中
三年正月復名赴闕表乞賜告手詔優答之作歌賜
之乃齋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
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至闕

俄復還山人有詔書朝之者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
惡器雜故京城賜第為擇僻處然祿賜既優晚節頗
飾輿服于長安廣直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
至爭訟門人屬族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
醉慢罵之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條上其事四月求
歸山又賜宴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禁
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與觀基起
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俸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
政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算糧糴之直

以此時議浸薄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
辭誦北山移文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為朕言事甚
衆但對庭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八年十一
月乙丑晨輿忽取前後章疏藁悉焚之服道士衣召
諸生會飲于次酒數行而卒計聞上甚嗟悼親製文
遣內侍致祭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錄其姪世雍同
學究出身初放嘗見陳搏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
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
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晚節果如圖南

之言

吏隱外臣總論

卓吾子曰。使子房不爲韓。則終始辟穀人也。且不知有吏矣。安知有吏而隱乎。旣已藉漢滅秦報韓。是以不容不吏。隱於漢耳。迹若吏。隱而心非也。吾迹其終之所就。又安得不謂之吏。隱乎。使侯生不遇公子。則終身抱關人也。一遇公子。則出奇畫策。刎頸相隨。視死如飴矣。何者。得死所也。迹若吏。隱而心亦非也。吾迹其七十之初。據其平生之寓。是以亦謂之吏。隱云耳。吾故曰。二子皆吏。隱也。夫古豪傑。終身不遇而卒。

老於抱關死於牖下者何限也。彼侯生之得死於公子者幸也。設不幸而不得死，則將終抱關將終吏隱，自不容不甘之矣。若子房者，當日既不能死，始皇於一擊之下，他年若又不能遂滅秦之兇子房，肯甘心辟穀已乎。嗚呼！國士之遇也，知己之感也，滅國之恨也，五世之冤也，千載豪傑其揆一也。吏不吏，隱不隱，皆迹也，非所論也。具眼者，倘以我言爲然不

○吏隱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賢良方正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一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一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嘗

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俸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

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名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胡廣

胡廣字伯始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

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寵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勤苦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會歲終應選舉雄敕真勸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時尚書令

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竊惟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垂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不從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九年復拜司

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會蕃被害代爲
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六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
朝夕瞻省傷無几杖言不稱老性溫柔常遜言恭色
以避權害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
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
有胡公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
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
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
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

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謂者
護喪賜冢塋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爲郎中
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綴經殯位
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熹平六年
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
郎蔡邕爲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
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
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人有
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

知臣傳 卷六
赫三事七佩其絃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
夫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
哉邈乎莫與爲二

早吾曰甚矣殺身之難也世之人士動以殺身律人
過矣使必皆殺身而後可此賢者所以終身岩穴不
肯見於世也胡廣趙誠雖不能如李杜之極諫力爭
然李杜既死仍復有李杜者相繼而起羅列於朝誰
之力歟其與自殺而遂已者厥功倍矣故曰天下中
庸有胡公信哉其爲中庸也豈若張禹者以帝師之

重言聽計從乃曲意阿鳳專爲孫謀者比乎吾是以
亦謂更隱也蓋隱於無名者也

○譙周

譙周西充人也幼孤既長耽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
獨笑以忘寢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無造次辨論之
才然潛識內敏諳曉天文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
命周爲勸學從事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
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亮卒周在家聞
問卽便奔赴後姜維連年攻魏百姓凋敝周作仇國

論以諷之及鄧艾伐蜀周勸後主出降時議欲奔吳
或欲奔南中惟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
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
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吞吳吳不能并魏
明矣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辱之耻何與一辱且
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
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
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且艾若不受降其如之何周曰方
今東吳未賓勢不得不受既受不得不禮後主猶疑

周乃上疏曰易稱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于不善
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
人况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
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
一國蒙賴周之謀也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周有全
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因病不進咸熙
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以書板示
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謂司馬也月酉者謂

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陳壽嘗為本郡中正，周語壽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之遺風，可與劉、楊同軌，恐不出後數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篤疾不拜。至冬，果卒。

○鄭繁

鄭繁字蘊武，以進士登第，累擢左司郎中，家貧求郡

出為廬州刺史。黃巢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移黃巢奇似東房星文牒請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罷郡，贏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治數陷，盜終不肯犯。鄭使君寄庫錢，繁善為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玉展江與郡人別云：「唯有兩行公解淚，一時洒向渡頭風。」清稽皆此類也。遷給事中，僖宗以杜弘徽為中書舍人，弘徽宰相杜讓能之弟也。繁以弘徽兄在中書，弟不宜同居，禁近封還制書，不報。繁即移病休官，無幾以左散騎常侍還。徵朝政有關，繁

上章論列事雖不行喧傳都下執政惡之改國子祭
酒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縻每形於詩休中人
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託就常奏班簿側注
云鄭縻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省吏詣其家參謁
縻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
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縻抗其手曰萬一如
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縻搔首言曰歎
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遜讓不獲既入視
事侃然守道無復詼諧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

保致仕光化二年卒

○馮道

馮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為叅軍守光敗去事
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為
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
士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
居軍中為一茅菴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
祿與僕廝同器飲食諸將有掠得美女以遺道者道
不能却皆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

喪遇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
薪有荒其田不耕者道夜潛往爲之耕服除復召翰
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
犯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卽位雅知道拜道端明殿學
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成長
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臣爲河東
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蹙失不敢怠
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爲無事反致傷失凡蹈危者慮
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不可不慎也明宗曰

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謂
文士聶夷中田家詩一首明宗顧左右錦衣常以自
誦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道相愍帝潞王反於鳳
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入潞王是爲廢帝遂
相之廢帝卽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始遇殺晉
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平章事加司
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
國公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
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朝來對曰

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詰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

曰無才無德痴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大傳德光北

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

行以稱於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

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之為元

老云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

非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

以謂天丹不至滅夷中國之人者道一言之力也周

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遂陽立湘陰公斌為

嗣遣道與趙上交王度迎贊于徐州贊未至太祖遂

代漢左右知事變欲殺道等上交度惶怖不知所為

惟道偃仰自適畧無懼色其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

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

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

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

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嘆以謂與孔子同壽云

卓吾曰馮道自謂長樂老子蓋真長樂老子者也孟

子孫曰馮道自謂長樂老子蓋真長樂老子者也孟

子孫曰馮道自謂長樂老子蓋真長樂老子者也孟

社稷爲重君爲輕信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
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養民也民得安養而後君臣
之責始塞君不能安養斯民而後臣獨爲之安養斯
民而後馮道之責始盡今觀五季相禪潛移嘿奪縱
有兵革不聞爭城五十年間雖經歷四姓事一十二
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
養之之力也譙周之見亦猶是也嗚呼觀於譙周仇
國之論而知後世人士皆不知以安社稷爲先者矣
然亦必有劉禪之昏庸五季之冷暗天諸帝之幼

冲黨錮諸賢之互爲標幟乃可不然未可以是而藉
口也

口均

中黨國語習久口為對辯以口不然未可以具而辨



